

<<让我为你温柔地歌唱>>

图书基本信息

<<让我为你温柔地歌唱>>

内容概要

来，坐在我身边，我会告诉你，我所有的忧伤……宁静的北欧，宛若世界的尽头。两个孤独的女人，互相打开心扉，袒露埋藏在心中最大的秘密……三十岁的作家维罗妮卡来到这座偏远的小镇，试图在被白雪覆盖的小屋里埋葬一段情感，并完成她的小说。在这里，她结识了惟一的邻居阿斯特里德-一个打算在悲伤与仇恨中了此残生的老妪。两个女人的心灵从陌生到倾吐，时间交叉剪辑一般，呈现出她们的情感经历与心理轨迹：一个想走出失去爱人的痛苦，一个想遗忘支离破碎的家庭所带来的伤害。最终，她们在短暂却温暖绵长的友情中，重新找回了拥抱孤独与黑暗的力量。

<<让我为你温柔地歌唱>>

作者简介

琳达·奥尔森 (Linda Olsson, 1948-) 出生于斯德哥尔摩, 从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法律学士学位后从事金融工作, 直到1986年离开瑞典。她曾在肯尼亚、新加坡、英国和13本生活过, 1990年起成为新西兰永久居民。1993年, 她在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完成了英国和德国文学学位。2003年, 她获得了《星期日之星时报》(Sunday Star—Times) 短篇小说比赛大奖。她目前生活在奥克兰, 《让我为你温柔地歌唱》是她的长篇处女作。

<<让我为你温柔地歌唱>>

章节摘录

破晓时分 风雪一直伴随着她前行，但当夜幕降临时，风止了，雪也停了。

这是三月份的头一天。

她开车从斯德哥尔摩出发，在越来越浓的沙尘里驶入黑夜。

这是一次缓慢的旅行，但它给予她时间去思考，或将思绪抹去。

在教堂旁边，她舍弃了大路，转入了往山坡上去的那条又窄又陡的路，最后拐进了一条泥巴路。

这场雪下来之后还没有车辆经过这里，路上一堆堆圆形的积雪间依旧保留着那种柔和纯粹的白。

她慢慢地开着，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

她听别人说过这里只有两座房子，现在她看到它们衬着天空的轮廓。

没有一处灯光，它们都处于黑暗中。

她经过那座大一点的房子继续向前，离开所有道路，穿过雪地来到第二座房子的前院。

她把车停在通向门廊的台阶旁边。

一条小道早已经被清理出来恭候她的到来，但因为雪又下过了，现在它只是一道被雪覆盖的凹痕。

她从车里出来，看见枯萎的草秆从雪里扎出来，地上有一块块冻结的地方。

她小心翼翼地往返于车和房子之间，清空后备箱和后座，尽可能不让自己滑倒。

她把一只只行李包和箱子搬进屋，雪在她脚下嘎吱作响，这是空气中唯一的声音。

她让车头灯亮着，灯光斜扫过她留在雪地里的脚印。

在这道照着她走动的灯柱后面，另一座房子像个无声的幽灵在黑暗中隐现。

空气又干又冷，呼吸一离开她的嘴唇就化成白雾融入夜气。

天空是无尽的黑暗，没有星月。

她感觉自己像坠入了一条通向绝对寂静的隧道。

这个晚上，她躺在床上的样子很陌生，而这座房子还不知道她是谁。

在如此寂静的黑暗中，她好像不存在了，她感觉轻得像空气。

第二天早上，阳光勉强可以照亮天空。

她打开窗，有点风，空气中似乎还有点雪。

她拉紧红色睡袍裹住胸前，站着朝外眺望。

她思考着自己的旅行，但并不让意识顺着道路回到起点，而是回忆起了许多次过去的旅行。

在陌生的地方打开行囊，旅程在哪儿结束就在哪儿安家，不变的是她总和父亲在一起。

她知道这一次旅行不一样了。

她一生都是跟父亲结伴而行的，跟父亲手牵着手，奔赴一次新的海外任职。

自从她母亲离开后就一直是他们俩在一起。

从某种角度说，即使再怎么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也不过是他们共同旅程中的又一站。

但是，那个她十二月份在东京拜访过的父亲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跟她的生活不再是一回事了。

他们不再是同行者了。

这是一次单独的旅行。

一次飞翔，一次逃避。

一个没有目的旅程。

她感觉生命像光一样不确定，停留在苍白的无知觉里。

她关上窗，依旧站着朝外看，视线越过河流和村庄，深入幽蓝的森林和群山。

她面前的风光看上去很古旧：风雪修饰过的圆顶山脉，柔缓的河流，平静的湖泊。

这是一片只有通过辛勤劳作才能获得一点点收获的土地。

她环顾四周，前一天夜里在阴影中的东西现在完全暴露在荒凉的晨光中。

旁边那座房子比原先感觉到的更大：宽敞的两层木结构建筑，可能曾经被刷成黄色，但现在已经褪成模糊的灰白色，跟天空和雪的颜色混杂在一起。

窗户是空空的黑方块，依然没有有人居住的迹象。

壁炉前的一个筐子里有木柴，小的干的堆在上面，大块的搁在下面，准备得很周到。

<<让我为你温柔地歌唱>>

她决定生个火，还把电炉打开来煮水泡咖啡。

她双手抱着杯子坐在桌边，火慢慢开始噼啪作响。

她来的时候没什么日程安排，只带了几个装着个人物品的包，一些书和CD。

这个决定很突然，几乎没有时间去准备。

事实上，与其说是一个决定，还不如说是一系列几乎是下意识的迅速行动。

她觉得自己没有计划，没有思想；但在某种程度上，她的意识和身体都采取了行动并将她扔到了这一片寂静中。

到了第二天，这座房子仍然跟她保持着距离。

房子有新装修过的痕迹：新的墙纸，新的浴室配件和瓷砖。

厨房里的新橱柜好看而实用，就是位置不太合适。

这是一座中庸保守的房子，带着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家具很简单，厨房里有一张桌子和六把椅子，客厅里有两张小沙发和一张咖啡桌，楼上的卧室里有两张床。

木地板上交织地铺着碎布地毯。

窗户上没有挂窗帘，只有纯白色的百叶窗。

她也懒得去开通电话。

不过她倒是带着手机，她把它关了，扔在床头柜的抽屉里。

她像个寄居在孤儿院里的孤儿。

她的生活慢慢找到了自身的基本节奏。

一个礼拜后，她已经形成了早上的规律。

她早早地起来，坐在餐桌旁，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着屋子慢慢地汲取晨光。

这感觉就好像这座房子已经接受她了，好像她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起了。

她的脚底渐渐熟悉了楼梯的木台阶，她的鼻子渐渐习惯了墙壁的气味，她也在一点一点加入自己的印记，留下琐细的痕迹。

她移动过客厅里的沙发，这样她就可以坐着眺望窗外。

她还买了盆天竺葵放在厨房的窗台上。

她把餐桌的一端开辟成一个类似工作区的地方：笔记本电脑开着，随时准备记录文字；她的记事本、词典和笔整齐地摆放在一边。

她有时眼睛盯着屏幕，手指悬在键盘上，但写不了几句，就又把它们都删除了。

每一天都从一场散步开始，不管天气如何。

几乎看不见第二个人，除非她往下一直走到村庄。

某个早晨，当她穿过前院时，一头鹿正站着朝她看。

它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用眼神锁住她的眼神。

然后，它就那么轻灵地转身一跃，便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谷仓后面。

她看见雪地里麋鹿和狐狸的痕迹。

晚上依旧很冷，寒冬在黑暗中又索回了它在白天交付出去的一切。

每个早上都从灰暗和冰冻开始。

对面的房子依旧黑暗寂静。

刚开始的那几天，她不确定那里是否有人居住。

后来，有一天，她在乡村小店的收银台旁和一个女人交流了几句，并介绍了自己：“我是维罗妮卡·勃格曼。”

我租了山上玛尔姆家的房子。

“啊，那你就是阿斯特里德的新邻居了，”女人回答她。

她微笑着转动眼睛。

“阿斯特里德·麦特逊，乡村女巫。”

她不喜欢人，也不跟人往来。

恐怕不是个好邻居。

<<让我为你温柔地歌唱>>

”她把找回的零钱递给维罗妮卡，然后补充说：“你会知道的，毫无疑问。

”两个星期后，她第一次见到了她的这位邻居。

那个老女人看上去几乎是不知廉耻地裸露着，她缩成一团的孤单身影裹在沉重的深色大衣和橡胶靴里。

她正犹疑不定地踟蹰在通往村庄的冰冻道路上。

在此之前，她的房子一直都是她的保护者，黑暗的窗户是它里面秘密生活的忠诚守卫。

每天散步后，维罗妮卡端坐在电脑前，但她的目光却从屏幕上游移到窗户和远处的风景。

有一段时间，她觉得要写什么样的书是绝对明确的，它在她头脑中脉络完全清晰，而打字的过程不过是在干技术活，简单而迅捷。

她所需要做的一切只是从世界中撤退出来，然后她就会“看见”了。

平静。

安详。

但是屏幕上依旧是一片空白。

灰暗的天气肆虐。

时间似乎停止了。

没有下雪，也看不到一点阳光。

鸦群呱呱地叫着，却不见踪影。

除此之外，世界一片沉寂。

一天清晨，当她照例散步经过邻居家的房子时，她发现厨房的窗户开着。

只开了一条缝隙，宽度刚够让里面的人看见外面，从外面却看不到里面。

经过那里时，维罗妮卡挥了挥手。

她想象那个老人就在那里，在玻璃背后的黑暗中，但她无法确定。

她正在思考她的书，思考着不断重新塑造和召集她所有的想法和计划的那个过程。

这部在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生命里开始的，似乎一直是由别人来写的。

那些文字和现在这个她已经没有关系了。

在这里，除了她带来的那些烦恼以外，就再没有别的分心事了，一切都如实呈现。

是去寻找新鲜语句的时候了。

然后，终于有了春天的希望。

维罗妮卡站在门廊处抬头仰望，天空是无边无际的蓝色画布，列队飞行的候鸟如同—行隼秀的黑色笔迹。

天不知不觉就亮了，她缩短了早晨散步的时间。

此刻，太阳正照耀在她脸上，她决定溜达到河边去。

她踱下山坡，穿过路面，继续向前穿过一片森林。

冷杉树脚下的荫蔽处依旧积着零星的雪，但河里的冰已经碎了，大块的浮冰在深色的水面上翻腾。

春天的洪流尚未到来：山上的积雪还没有开始融化。

她仰着脸正对着太阳。

回到家时，她在门前的台上坐了一会儿。

石头在屁股底下暖暖的。

她把记事本从身旁的小背包里拿出来开始写作。

当她搁下笔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暮色已悄然降临，阳光正斜斜地穿过树顶洒在路面上。

她合上本子，抬起脸，朝着最后的阳光缓缓地吸了一口气。

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有很久没有这样好好地换换肺里的空气了。

2最微小的旋转，一丝涟漪……阿斯特里德赤身裸体地站着朝窗外看。

此时天色已晚。

如果不是因为有雪光，她根本看不见什么，只有田野对面的窗户，如同一只只刚从漫长睡眠中惊醒过来的黄色眼睛。

她自己的房子一如既往地处于黑暗中。

<<让我为你温柔地歌唱>>

黑暗而温暖。

她把它烤得暖暖的。

它是她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的结构已经根植于她的身体里：即便没有灯光，她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在这个空间里游走。

而且，黑暗有时还能让动物们更靠近：麋鹿，猫头鹰，甚至山猫。

那些跟她一样沉默寡言的观察者们，它们有自己的空间，只会短暂地拜访她。

她很少朝窗外看：那个风景早已失去了所有意义。

而现在她正站在窗边，房子里温暖的黑暗笼罩着她，她密切注意着白色田野上的动静。

她的双臂环抱在胸前，双手罩在乳房上。

它们沉甸甸的，触起来很温暖。

她的身体前倾着，前额几乎碰到了玻璃。

在夜的静寂中，她所能看见的一切就是一辆轿车的前车灯射出的明亮灯柱和一个女人在灯柱里走动的黑暗轮廓。

前车门大大地敞开着，像黑夜裂开了一个黄色的方形缺口。

她用舌头触摸牙齿，触摸尖锐的边缘和柔软的牙床，吮吸唾液。

但自始至终，她的眼睛没有离开那座房子。

车头灯熄灭了，前车门也关上了。

又过了良久，她依然伫立在窗前，抱拥着自己，双手抚摸着手臂上松弛的皮肤。

她凝视着两座房子之间的空地。

她早就料到会有人来，但她却对自己的反应感到吃惊——她会站在这儿，在窗边，看着窗外。

第二天早上，她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她的卧室就在厨房后面。

她早就搬到楼下睡了，把以前曾经是小餐厅的地方变成了现在睡觉的地方。

她没有做什么大的改动，只是把餐桌推到了靠窗的位置，于是内侧的四把椅子就顶住了墙，腾出了一张单人床的空间。

她把衣服留在了厨房外面的走廊里。

没有百叶窗，只有两块褪了色的印花布窗帘垂挂在窗户两旁。

她喜欢在黑暗中起床。

她想怕春天的到来和夏季里那些无情的白夜。

她静静地躺着，注视着天花板上阴影的变幻，她的耳朵警觉着。

黑暗中的声音微弱而熟悉。

她能听见雪在适应慢慢上升的气温，风在酝酿，融化后又冻结起来的雪壳上，小生灵们在沙沙地疾走。

夜色褪去了，白天到来了。

她听到了清晨的第一个声音：一只乌鸦呱呱的叫声。

这声音仿佛骑着光线侵入了她的房间。

她没有动，但是眼睛睁着，耳朵敏锐。

这些声音和光线的触须在屋子里四处延伸，抚摸墙壁，抚摸天花板，抚摸地板，滑过她的毯子然后停下了。

当第一道阳光毫无遮拦地扫过天花板上的阴影时，她注视着那一片亮光。

无处可逃了，她迟早要投降的。

它就在那儿了。

她不得不让步，并开始另一天。

接着，就在她把脚放到地板上的那一刻，一个新的声音响了起来。

她听见一扇窗被推开了，接着是一扇门被推开了。

冰冻雪地上的脚步声，车门被打开又被关上。

生活的声音。

她已经形成早晨的生活习惯，不喜欢被打搅。

<<让我为你温柔地歌唱>>

这些日常规律不是为了做规矩，而是为了方便。

它让她有安全感。

日子拥有统一的形式，不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

她活着就只是维持生命，只为了活下去，她的需求极小。

她不对未来作任何打算。

她的院落已经荒芜，房子正在崩坏。

她知道油漆在剥落，烟囱在破裂。

一座日渐死去的房子里住着一具日渐死去的肉体。

她只在必要的时候才步行到村子里去，特别是像现在这样的冬天。

这里的道路很少清扫，因为车辆不住这儿来。

融化的积雪变成了暗藏险情的冰层。

她不怕死，但希望能按自己的意愿去死。

摔断股骨只会使她落入那些她最害怕的人手里——那些一直等着她去求援的人。

她跟过去保持着距离。

没有未来，现在也是空洞的，她只是用身体在活着，没有感情的存在。

她等待着，不断将记忆覆盖。

这种努力是持久而累人的事，吸走了她所有的精力。

有时候难免失败，她会被一阵感觉擒住，强烈得就好像是第一次经历它。

那些触动她的东西总难以预期，她走得小心翼翼。

她在寂静的逆流中已经漂泊了很长时间，耐心地等待着最后的退潮。

而眼前的这些只是表面上微微泛起的涟漪。

她起床开始新的一天。

洗漱，煮咖啡。

她的厨房一成不变，中间是老式的木头炉灶，边上有一个电炉子。

炉灶里尚有余烬，只需稍稍通一下风，新的木头就会燃起来。

她手里捧着咖啡杯，嘴里吮吸着一块方糖。

当她把杯子放到餐桌上时，她心不在焉地拍打着发脆的防水桌布——她对它就像对她自己的皮肤一样熟悉——掸掉并不存在的碎屑。

她啜饮着冷却下来的咖啡，一轮暗淡的太阳正在升起来。

她的目光游离到了窗户旁边。

生活闯进来了。

它一点一点地回到了她的房子里。

各种声音。

窗户被打开，被关上。

一扇敞开的窗户里传来微弱的音乐声。

一辆车开走了。

她发现自己正在把这一切纳入她的日常生活。

日子一天天过去，观察田野对面的房子成了她清晨的重要部分。

她发现自己在那座房子有动静之前就已经早早地坐在桌前，等待夜晚的阴影褪去。

她的目光会停留在楼上的窗户上，生活的第一个讯号是在那里出现的。

她伫立在厨房的窗边等待，直到一个纤细的身影从另一座房子里出来，并经过这里。

她双手交叉在胸口，环抱着自己，她注视着那个年轻女人经过、挥手。

然后，某一个早晨，她发现自己正在举起手回应。

这是一个迟疑缓慢的动作，当她的手垂落下来时，她盯着它看，似乎对它的动作感到很吃惊。

<<让我为你温柔地歌唱>>

媒体关注与评论

琳达·奥尔森用绝美又精确的笔触营造出一道关于友情的风景。两个身份截然不同却一样陷入悲伤往事的女人，她们从宛若游丝般脆弱易逝的情感接触到袒露心声的水乳交融，直至彼此重拾对美的感知与理解，对爱的希冀与分享，对生命的宽容与感恩。微妙、敏锐、美轮美奂、感染力十足，这部小说充分展现了叙事的力量。

-- 《不存在的女儿》作者金·爱德华兹

<<让我为你温柔地歌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